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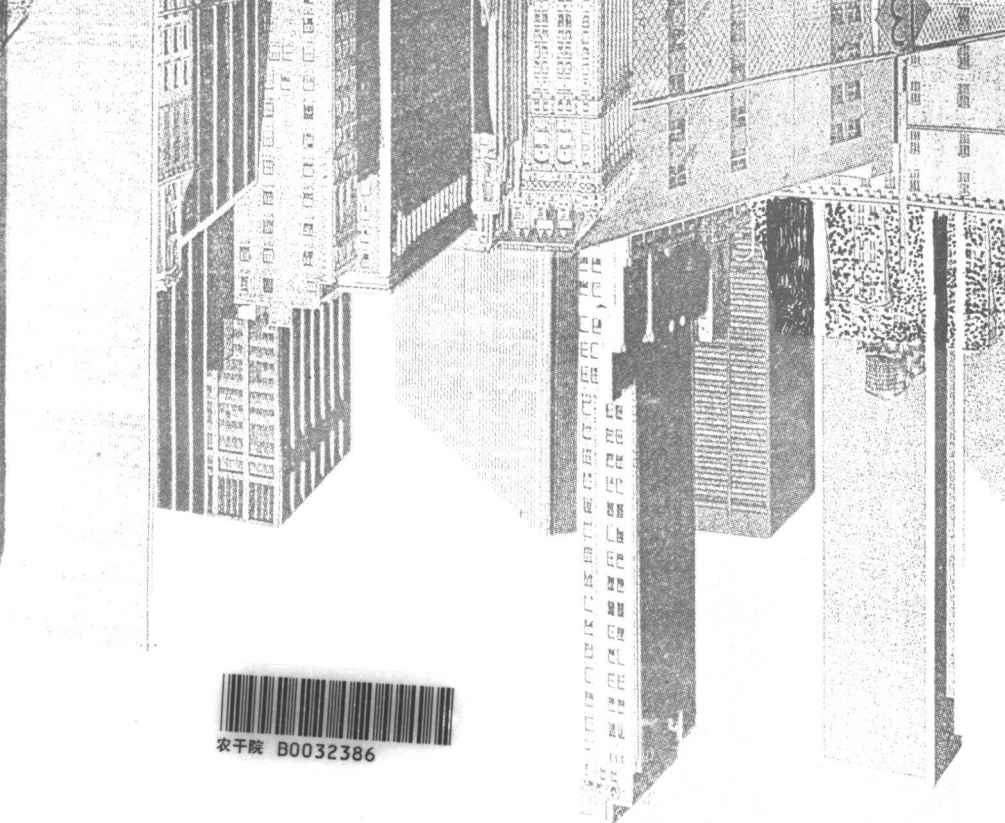


东京

没有爱情

将濮 著

北京出版社



农干院 B0032386

东京 沒有爱情

蒋濮 著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没有爱情/蒋濮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ISBN 7-200-02538-0

I. 东… II. 蒋…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文集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437 号

东京没有爱情

DONGJING MEI YOU AIQING

蒋 濮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冶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02000 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0-02538-0

I·288 定价:8.90 元

序

荒 煤

读罢蒋濮的中篇小说集《东京没有爱情》，一连好几天，在我整天无休止的耳鸣声中，似乎又多了一个沉重而又尖锐的节奏，不断地听到“东京”、“东京”这两个字的呼唤。

我很清醒地生活在北京，距离遥远的东京千里迢迢。可是，在《东京没有爱情》中的这几位女青年，似乎陌生而又熟悉的形象：琳琳、安妮、路露、叶萍……却老是在我的眼前闪晃着她们那年轻的使我困惑的身影，我也仿佛看到了她们那秀丽而又蕴藏着深深哀怨的眼睛。当我回忆起她们某些坎坷的境遇中的心境，我这早应枯竭的泪泉，又让我眼前浮荡起一片泪光。

这些女孩们都不过是30岁左右，她们都怀着一个美丽的东京梦，来到东京，她们要生存，要学习，要想获得理想的职业，建立自己理想的家庭，获得美满的爱情、

舒适的生活，在东京终身富有地生活下去……可是，到头来才了解这不过是一个梦——东京梦，一个悲凄的东京恋。极个别的女孩还发现自己的美貌、肉体、青春都并没有什么珍贵的值得骄傲的价值，不过是换取金钱的几个筹码而已。可以由此获得几十万、上百万的日元，但并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理想、职业和家庭。总之，不要问她们从哪里来，都不过是这豪华世界里无奈漂荡的一叶小小的浮萍，在东京流浪、流浪。东京恋也好，东京梦也好，反正东京没有爱情！

这真是一个悲剧。可是，这个悲剧还在不断地重演。这也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我不能在这篇短短的杂感中来探索和反思造成这种悲剧的种种原因，去泛泛议论如何处理解决这种问题。然而，我不能不感谢作者用艺术家的良心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坦诚的反映和描绘。

蒋濮既没有板起面孔，居高临下，简单地苛责或嘲笑这些女孩子，也不是故作深刻地一味侧重于表现、宣泄女孩子们无奈的痛苦和屈辱，更没有对这些悲剧人物泼上些“性渲染”的污水，再去践踏这些女性的灵魂。蒋濮不过是以一个大姐的身份，以一种真诚的关注亲人不幸命运的心情，客观而又真实的去拉开这些悲剧的序幕，然后顺着人物自己的个性和心理去逐步深入地展示这些悲剧，让读者自己去体验这种遭遇和命运，会给女孩们原本纯洁的心灵制造或增添多深的创伤；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对女孩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人生体验应该进行怎样的反思。

我们不能不为这些孩子们的命运感到痛苦和悲伤。

但能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孩子们吗？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出国热”的大潮？为什么这些聪明、有才能、有美好理想的女孩子宁愿在没有爱情的东京飘泊……我们每个人难道不应该想到：哪怕是像《异缘》中路露这样的女孩子，我们不也应该伸出手拉她一把？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女孩子没有自己拯救自己的必要。我相信，她们在各自短暂的飘流甚至冷落时期能够早日找回自己，仍然回到祖国；也许就留在异乡，她们终究也会尊重自己，发挥自己的才能，直接或间接为祖国建设作出相应的贡献。我坚信，愿意对改革开放有所作为，自我尊重，自觉自立的中华儿女，大多数还是愿意听从祖国召唤的。

对于出国的选择，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年轻人在做这个选择时，应当实事求是地考虑主观和客观的条件。

我们不能否认，确有相当数量的青年是由于某些误解而涌进出国大潮的。而且还有许多人向往这种异国生涯，以为某些发达国家是极乐世界，做着随时可“发”（财）的黄金梦。可是由于各自的经历、素质、文化修养的种种不同，一旦投身到与自己传统观念绝不相同的世界里，在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中，必会激起新旧思想和现实的强烈冲撞，这种纷繁复杂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冲撞和演变，不能不导致各种悲剧的发生。

要召唤这些陷入“东京梦”，准备投进“东京梦”的青年，却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然而，文学既是生活的反映，当代文学对“出国热”大潮就不能不有所反

映。这的确是某些作家面临的一个新的题材范畴，一个新的历史任务。

这方面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是我认为蒋濮这几篇系列中篇小说是很感人的。关键在于她善于用柔情细腻的心理描写，去刻划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所展示的各种生动的心态，情感的真实和波澜起伏都清晰可见。也就是说，当作者在描绘这些女性不幸的遭遇和命运时，她既没有那种调侃、嘲讽、鄙弃、故作超脱的矫情，也不是刻意制造悲剧的效果，一味地渲染人物的复杂心理，而是以真诚的心拥抱她所写的人物，和她们的的心一起跳动，真实而清新地把她们的喜怒哀乐，难以诉说的心境揭示得淋漓尽致，从而把作者的心、读者的心和作者笔下人物的心都融合在一起了，使这三方面的情感都获得了亲切的沟通和交流。

这种艺术的感染力有作家的修养和技巧问题，然而，更可宝贵的是作家在丰富复杂的生活中亲身体验到的感情。

例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如果不是蒋濮既有“文革”中在农村插队七年的生活和在日本留学工作八年的体会，是不可能创造出琳琳和亚非这两个人物来的，也不可能把这两个人物的心灵挖掘得这么深透。

因而，我在祝贺蒋濮中篇小说集取得成功之后，听说她在酝酿写一部长篇小说，不禁激起我一些联想。

现在出国热的青年大体有三类：一类是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许多知识分子都饱经磨难，因而他们的后一代纷纷与自己的父辈背道而驰，在八十、九十年代热衷于出国开拓自己向往的生活

和事业；一类是经历了“文革”的悲剧，又面对改革开放时期的青年，权当是“洋插队”涌向国外；还有一类则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一代，怀着各种实际的或不那么实际的想法涌向国外。

有人在国外恰逢较好的际遇，甚至安居乐业，乐不思蜀，内心依然怀恋家乡故土；有人艰苦奋斗，勉强渡过自己的青春，仍怀着浓郁的失落感；更有人失落多于收获，却又不甘心或耻于回国……总之，千姿万态，各有千秋，悲欢离合，一言难尽……这都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够容纳的，创造众多的各种真实、生动、感人的典型人物，多层次、多侧面地去反映在出国大潮中浮沉的众生相，既和别的国家知识分子的境遇相对照，也和国内老中青知识分子的境遇相呼应，激起人们进行历史的反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一齐抓，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真诚、友好，互相关心、帮助，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尽其材，各尽所能的良好环境？……难道这不是一部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洋洋大观的新“儒林外史”么？

蒋濮出身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父亲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却饱经坎坷，而蒋濮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噩梦，终于提起笔来进行创作，而后又到日本留学八年……她有足够的生活源泉。

我读到这个中篇小说集后，相信她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长篇小说任务的，所以也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了这种联想，讲了些题外的也许是多余的话。

可是，我认为，既然面临着“出国热”，文学创作就难以忘却对青年儿女发出祖国召唤的责任和义务。这要

求作者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对中国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深入、科学的剖析。既要弘扬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和民族，勤劳勇敢，勇于开拓创新，为振兴中华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应有对世界科技文化作出贡献的雄心壮志，还要有历史的观念，澄清长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从而促使一代又一代新的知识分子更加健康地成长起来。他们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将是真正自尊、自爱、自觉、自立，意气风发，有益于祖国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对许多多少带着些幻想和误解，盲目投入“出国热”的孩子们的一种真挚亲切的召唤。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部概括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老中青几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史诗性的长篇巨著。

1994年6月14日

目 录

序	荒 煤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1)
东京没有爱情	(104)
东京恋	(172)
东京梦	(220)
异 缘	(264)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呵
流浪——

成田国际机场

东京成田机场，远看简直像一座灿烂的小城市。巨大的呈扇形的机场建筑，气派恢宏，沿着建筑物每一层弧线，扇形地辐射出一条条高速车道，纵横延伸，立体交错，织成一张壮观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公路上日夜奔驰的汽车流，红、黄、蓝、白，五颜六色，像是一道道流动的彩带，彩带

飘拂，扬起无穷的绚丽和生气。

琳琳喜欢成田机场。喜欢它的气派、漂亮和热闹，尤其喜欢机场明亮豪华得像宴会厅一般的大候机室。在这里，仿佛汇聚起了全世界的人种和服装，长的、短的、东方的、西方的，熙来攘往，一个缤纷的活动大舞台。而琳琳，个子小巧，穿一件红蓝暗格翻白圆领连衣裙的琳琳，此刻正斜靠在沙发椅上，手里捧着大大一纸杯加冰块的可口可乐，悠悠地吸着，俨然也是这个漂亮大舞台上的一个小小的漂亮人物——刚才，在机场化妆室里，琳琳又仔细把自己“装新”了一番，然后，对着宽大的化妆镜，转过来转过去地欣赏自己，一会儿把描了眼膏波光盈盈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媚媚的，一会儿又噉起涂着紫红唇膏的小嘴，做出淡淡的、甜甜的，各式各样笑靥。宽宽的平额头，翘翘的小鼻子，细洁白嫩的脖颈、臂膀，呵，镜子里这个丰润而俏丽的女人就是琳琳吗？就是已经三十四岁，有一个女儿的琳琳吗？就是当年北大荒地窝窝里那个几瘦几瘦，扎两把刷子小辫，整天低眉垂眼的“黑帮子女”琳琳吗？甚至，就是一年多前，带一床棉被，满脸茫然和惊惶地来到这个成田机场，几乎走投无路的琳琳吗？一种夸大了的自我感觉在心头鼓噪着，隐隐地蒸腾起丝丝缕缕的满足，像喝多了酒，双颊泛起一片红晕……到东京已经一年多了，第一次、第一次有这样轻松自得的情绪，是因为再过一会儿，她的丈夫亚非，就要从上海飞来了吗？呵，待会儿亚非来了，看见琳琳，他的变得年青漂亮了的琳琳，会惊讶的吧？琳琳是可以有一点儿骄傲的，是可以有一点儿得意的，要知道，她硬是在这异国的土地上生存了下来，靠自己的劳动，自

己干干净净的劳动生存了下来……琳琳对着化妆镜里自己的影子，用眉眼用表情，在心里有声有色地和自己说着话，得意之处，甚至禁不住抿嘴暗笑……人哪，真怪，直到昨天晚上她还在对亚非生气，为听到风言风语不安，可今天一早，睁开眼头一个念头便是亚非——叫她那么喜欢又那么难受的丈夫——无论如何是真的，马上就要来到她身边了！她又可以看见他高高的身影，又可以听见他沉沉的声音，又可以靠在他厚实的胸脯上，伸出手，去抚摸他嘴角上那个不起眼的小疤。琳琳最喜欢这个小疤，亚非笑的时候，小疤就陷下去，像个圆圆的长错了位的小酒窝……于是，猜忌、疑虑，种种情绪都退了去，退到很远的地方……唉！什么邵阳阳，什么其他的女人，亚非长得帅，总有女人爱跟他玩，有什么法子呢？这又不是第一次，何必太认真，闹一阵自会没事的，男人嘛……琳琳想着，不由又望了望化妆镜里的自己，呀，方才那满脸得意，竟已减了几分……

——“Ladys and Gentlemens……”播音器里送出标准轻柔的英语，预报着一连串飞机起飞和到达的时间。琳琳抬起腕，看看腕上精巧的白色小表，还有三十分钟上海的飞机才到呢，今天来得实在太早了点儿。她低下头，又吸了两口大纸杯里的可乐汁，把身体移了移，在沙发上摆得更舒服些，稍仰起头，轻轻靠在高高的椅背上，微微闭上眼……不管怎样，一切都不重要，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再过三十分钟，丈夫就要回到她身边！过去，不论再荒唐也让它过去吧，琳琳已经付出了代价，从此，她要牢牢地拴住丈夫，平平安安的，再也不分离了。

琳琳和亚非虽是从托儿所就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可绝对没有那种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一类的恋爱史。琳琳的父亲是上海某局的一个副局长，而亚非的父亲恰好在同一个局，是修水电的工人。虽然，琳琳并不因此而觉得有什么差别，小心眼里还挺爱和这个功课好、个子高的男生接近，但亚非却是有意无意很疏远琳琳，从来不上琳琳家的门。即使偶然因学校有事不得不去找琳琳时，也从来只在窗外或门口把事情简单地说完就走……琳琳倒是去过一次亚非家，低矮的小木板屋，光线不好的暗暗的房间，木方桌木条凳之外好像什么都没有，印象最深的是煤球炉，那天琳琳去时，亚非正好蹲在家门口帮母亲生煤球炉，那一团一团的浓烟，呛得琳琳直捂鼻子。

如果琳琳和亚非早生十年或是晚生十年，那么，也许他们的故事就会截然不同了，可是他们偏偏赶上了那史无前例的十年……开始的时候，两人间那无形的距离倒是仿佛突然消失了，一个是老工人的儿子，一个是老革命的女儿，同样的黄军装、宽皮带、红袖章，同样手举红宝书，口唱语录歌，纯血纯种响当当革命派，同一个教室里的同学一夜间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同是“红五类”的夸大的自豪感骤然使两人亲近起来……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正“革命”得兴兴头头的琳琳，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一跟头从云端跌下了地狱……父亲成了叛徒、走资派，被逮捕关押，生死不明。母亲向来心高气傲，一时下不来面子，想不通，竟然从大楼顶上跳下，“自绝”于人民。琳琳悄悄地脱下红袖章，悄悄地低下头，又悄悄地收拾起行装，和大批大批的青年们一起被送到了荒凉广漠的北大荒，成了一名“农垦战士”。巧

的是，亚非正好和琳琳分配在同一个团，同一个连，只是，这个工人的儿子，仍属响当当的“红五类”，而且，他成了琳琳的连长。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反复无常吧，小时候一直有形无形罩在琳琳身上的那一层优越，彻底变换到亚非一边去了。两人仿佛置身于一张反差极大的黑白照片中，亚非是占尽了光亮，而琳琳则隐在黑影里，所有的线条都变得模糊起来……就这么一年、二年、三年……艰苦单调寒冷的北国荒原，一望无际，一望无际得什么也没有。只是有时候，不知怎么回事，在远远的远远的极处，会突然窜起一堆野火。你看见过荒原上的野火吗？那通红鲜亮炽烈得像精灵一般的野火……

在众人羡慕的眼光和欢送的锣鼓声中，已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亚非，又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现在的年青人也许不知道，那年头，参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脱离荒原，脱离修地球；意味着荣誉、前程，简直可以说比中状元还荣耀呢！连里的知青战士自然全体出动欢送他们的连长。连指导员——全团学“毛选”标兵，一谈起学“毛选”体会来总是流下亮晶晶热泪的北京姑娘——在代表全连战士和连长握手道别时，第一次不是为了“毛选体会”而红了眼圈（连里的姑娘们早就咬耳朵传递过指导员关心连长的“秘密”情报）……作为连里的一员，琳琳自然也参加了欢送的行列，她躲在人群后面，打量着全套行伍打扮，踌躇满志的亚非，不知怎么，竟然想起小时候看见他帮母亲生煤球炉的那一幕，那大团大团的煤烟，带走了多少岁月……琳琳没有走出人群，也不想和亚非说一句告别的话，甚

至没有希望亚非看自己这个儿时伙伴一眼，就这么默默地挤在人堆里，平静地目送亚非走了——可是，意想不到的，半年之后，忽然一封盖着军邮戳的信，飞到了琳琳手上……

……潮涨潮落、花开花谢，那场梦一样的“革命”突然梦一样地结束了。父亲平反释放，官复原职，一度冷落的门庭又热闹起来。琳琳随着父亲的补发工资、补发房子等等一起，也给“补发”回了上海，补发进父亲任局的局里当收发员（只有初一学历的琳琳，除此之外还能干什么呢？）。一切好像轻轻松松还了原，只除了父亲两鬓霜花一样的白发，除了琳琳从一个十六岁的女娃变成了二十六岁的大姑娘，除了母亲……她再也回不来了……

几乎是琳琳前脚踏进上海，后脚媒人就进了门。是呵，耽误了十年功夫，那些大姑娘大小子，男婚女嫁的急急都提上了日程，魏副局长家二十六岁的待字大小姐琳琳，自然成了许多同样脚前脚后官复原职的书记、主任们家里理想的儿媳妇候选人。可是，无论是张伯伯的公子，还是李叔叔的少爷，琳琳都一概摇头，因为在她自己屋里小书桌的抽屉中，塞满了每星期一次，一定会飞来的，盖着军邮戳的远方来信……

就在琳琳回上海后不久的一个晚上，突然接到了亚非打来的长途电话——

“琳琳、琳琳……”亚非只是一个劲地喊她的名字，声音都激动得抖抖颤颤的。

“亚非、亚非……”琳琳也说不出任何话来。

“琳琳，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亚非，我明白、我明白……”

“小姐，对不起，可以吗？”

琳琳一惊，发现身旁不知什么时候已坐下了一位西装革履，浑身散发着浓郁香水味的，看上去四十上下的男人，一手捏着烟，一手拿着打火机，正很绅士派头地问自己可不可以抽烟。

“啊，请便！请便！”由于这个男人问的是中国话，琳琳竟也下意识地用中国话回答，话音落地，才猛地觉得奇怪，呀，这人怎么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竟直接用中文问话呢？听那一口浓重的闽南腔，不是台湾人，就是香港人。

“小姐，一个人到飞机场来接人啊？”那男人又凑上来搭讪。

“哎……”琳琳头都没回，勉强在鼻腔里“哼”了一声。一年多来，这种见到女人就“嗡嗡”的男人，她可见多了，根本不想搭理。

“大陆来的？……”

“啊，对不起……”琳琳站起身，把小黑拎包往肩上一挎，抬腿要走……

“慢着！慢着！……”想不到那男人竟然伸胳膊拦住了她。

“你！……”琳琳猛地涨红了脸，正要发作……

“魏、琳、琳小姐……”那人头一点一点的，“鄙人张勇，阿郑的朋友……”

“阿郑！”琳琳像被针刺了一下。

“对不起，开了个小玩笑，魏小姐不认识我，我却认